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可齋雜藁卷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連彭年

欽定四庫全書

可齋雜藁卷十七

宋 李曾伯 撰

奏申

除淮閩內引奏劄

臣一介庸庸縲塵宰掾踰年備數無補絲毫陛下取臣  
何能謂臣可使進之橐從畀以閩寄用踰其分懼莫克  
勝控辭勿俞冒昧負乘邊頭事會時改月異踰度逆睹  
昔人所難臣未敢輒肆胸臆區區管見其畧有三一曰

答天心二曰重地勢三曰協人謀夫天人相與之際甚  
可畏也陟降左右日監在茲一念敬忽休咎響應全在  
陛下一心而已姑以邇年已驗者言之星妖地震數見  
屢書蝗孽旱災所在為虐京畿近地米石百千殍殮相  
望中外凜凜天變可謂極矣陛下嚴恭寅畏一德享心  
轉凶為祥不疾而速三時不害稽人成功風聲助靈兵  
禍亦弭粒價驟損生意復還氣象畧可觀矣然而天心  
之眷顧雖隆間者之譴告猶有雪甫瑞臘雷乃鳴冬其

占在邊政爾當謹力行好事此維其時必踐履實德以  
開宮昊悔禍之機必修明實政以消敵人謀我之習民  
生之寡遂思有以賑之政令之未便思有以革之愛惜  
日力洪濟時艱如涉如登不進不止于以對延洪之休  
命而保邦于未危臣之所謂答天心者此也天險不可  
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綢繆保固風寒當嚴一罅或疎  
成敗異勢全在平時備具而已臣姑以往年所歷者言  
之敵自憑陵中國窺吾蜀襄翁忽如鬼神飄疾如風雨

蹂躪險阻伺闖高深旁若無人幾莫之禦事勢亦浸迫矣陛下申儆軍實內修外攘轉弱為強大異前日邊城戰禦屢衄其鋒吾謀既臧敵詐莫逞捷書交奏士氣益奮處置畧得宜矣然而吾之為備者多而力分敵之來窺者久而愈熟堅瑕處所彼已悉知思患豫防正合商畧以城壁則極邊經守者彼或知所懲濱江近裏者我或失之玩以濠河則諸城形勢類有高窪壩堰關防易為潰決某所當浚某所當修擇材受任畢力經營汲汲

圖之毋緩毋弛必使閒暇而有先事之備不待倉卒而有告急之憂此臣所謂重地勢者此也至若人謀之當協則于國體以尤闕同舟遇風正貴胥濟彼此劍佩奚補事功當此世變搶攘之秋况非安然無事之比合謀殫力猶懼無成智名勇功豈必在吾其或趨利避害而緩急有所不暇恤好同惡異而是非有所不暇問猶一家而父子兄弟志意之弗孚一身而手足頭目脉絡之弗貫小有得失相為越秦已謀是圖遑恤國計厥今何

時猶有此習良可嘆也陛下廣覽兼聽大道為公片善寸長罔不樂取中外上下蓋一乃心念國事之方艱體上意之所向一洗流俗盡刮藩牆交集獎長共濟多難此又臣之所謂協人謀者是也凡此三說雖無足採如使天心之果順地勢之果利人謀之果一雖以之轉施乾坤叱咤變化可也豈特固吾圉而已哉昔孟軻氏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臣願陛下和德于上則賢和于朝物和于野而天地之和應矣勿謂常談



無益兵事惟陛下裁擇

貼黃

臣聞淮之諸城西則和巢為瑕而和為甚東則真秦為瑕而秦為甚凡此四處皆敵情連年之所睥睨今日之所當亟備者也。和巢真三城舊來修葺既久近復相度整葺臣不復言獨秦之一郡由柴墟而渡魏村相望一葦即是畿輔風塵稍聳波濤易驚最宜隄備臣未嘗親歷其地本不敢妄論特以歲在己亥預議督幙嘗觀制

臣有請謂所難守條列利害具陳由曾雖托無所區處而習知形勢者每憂之去冬敵騎侵軼直薄城下守臣倉皇告急見謂必危恃有天幸僅克自保繼此以往敵之來路已熟詎可忽哉竊聞本州兩城相去數里氣勢倘失于相接備禦懼有于未周或密或疎將浚將葺宜有定見于此公朝擇使命守慮此必熟不知今將主必守之規或尚為移治之說或並守兩城或將守其一而置其一光陰易度轉眼西風及今不圖計將安在利害

近在目睫有不容含糊而弗決者臣願陛下亟諭二三大臣明示意向指授方畧毋俾邊臣不知所擇悠悠歲月以誤國事伏取睿裁

## 第二劄

臣不揣愚慮粗陳于前洵有片炙之忠願備菲葑之采載惟今日事勢勦敵未滅生人未有息肩之時邊戍未有解甲之日折衝制變雖在臨機先事預圖宜及須暇邊將貴于廣積將材貴于素儲賞典不可以不精戰士

不可以不恤臣敢申言之往時淮邊諸郡在在皆有椿積足備調度連年寇擾教廩空虛萬竈嗷嗷朝不謀夕淮西邊餽全仰寇退水生之時少或愆期道梗難進淮東諸郡椿管雖饒積年兌支多存應在如去歲豐濠之運幸而僅集抵岸五日敵已犯急真泰近郡皆在濱江倉皇之時尚告乏食亦廩廩矣若是而謂儲積之豐可乎朝廷近下兩淮漕臣會計見糧蓋將覈其盈虛以議增益閱日滋久應報邈然倘因循而失時必緩急之誤

事東淮穀價間者稍平吳門糴事幸已就緒或糴或運  
正宜亟圖軍食既充人心皆金湯矣大寒索裘毋俾貽  
悔此邊餉貴于廣積往時三邊將帥彬彬輩出類有可  
紀比更征調益習戰鬥干城敵愾尤不乏人然歷觀策  
勲荆鄂者類多襄漢鄉土之豪馳聲江淮者率皆豐光  
淮垠之士山川所毓氣習固然今風景之頓殊懼人物  
之亦眇乃者安豐孤壘從容却敵城中守將績用固多  
亦由朝廷遴選金陵京口之二將先期往戍卒成此雋

偉之捷乃若儀真海陵倉卒寇至朝廷至于輟舟師之帥勤禁旅之將臨期調發粗保封守亦甚幸矣若是而謂將材之富可乎邊臣前後奏凱第功有差固足有激昂三軍之氣然而豈無智勇之士猶在孤寒之中不能自見于功名政恐終困于行伍宜令主帥各以名聞隨其薦揚以脩錄用搜羅既廣臨事不拊髀矣二矛重弓其可無倫此將材之貴乎素蓄至如軍功論賞自頻年用兵以來功狀之上于有司者動以萬計少亦什百遂

至四方遊士挾策兵間補授書填比比皆是至勤詔旨  
飭戒銓曹限以從軍之條嚴其出仕之路將懲冒濫不  
得不然當邊鄙未清之時得士者強尚賴其用其間竄  
名附籍藉勢謀身以此待之固未為過若真有運籌畫  
策之士被堅執銳之人出萬死一生之中獲一階半級  
之賞例蒙沮抑徒被虛名困尺度之拘攣消意氣之奮  
發責之用命誰肯甘心要其致弊之原亦由濫予之過  
某真某偽政不難稽臣謂法制所以待欺冒之人不可

以盡揜勞效之實稍寬繩墨如在權衡淘沙見金未可  
盡棄此賞典不可以不精若乃沿邊士卒連年困于久  
戍藜食之仰給于縣官者旬支月給具有定數乃者適  
丁歉歲物價踴翔累重之家不能自給加以餉計匱竭  
宣限稽違或損直以折支或彌旬而積壓憔悴藍縷不  
言可知當此四郊多壘之時捐軀赴敵政賴其力乃俾  
衣食之不瞻啼號之不免氣象如此寧有壯心倘使主  
將能憫其勤勞肯同其甘苦得投醪之美意有挾纊之



溫言雖在無聊不至胥怨如或虐之以拊克困之以營  
運驅之以鋒鏑孰肯向前要之激勵之無他全在拊循  
之有道或勇或怯其機在斯臣謂欲責其死力于倉卒  
赴難之時當恤其生理于優容待敵之日勿窮其力而  
失其心潤草塗原孰不知報此戰士之不可不恤凡此  
四者是尤今日邊備之所急也臣願陛下毋忽瞽言申  
警而亟圖之將見軍實舉而士氣奮人心悅而國勢強  
矣臣不勝拳拳

貼黃

臣于戰士當恤之中輒有愚見新會頒行已踰期歲諸路軍兵券錢尚以新舊二八分支給竊見邇來州郡網解場務鈔課新會以漸流通欲望聖慈下有司自四月初一日為始將諸路軍兵請給增作十八界會三分十七界會七分支給庶幾稍有以優潤之俾三軍之士同一感厲

淮閩奉詔言邊事奏

臣所準御筆指揮仰見陛下申飭三邊廣延羣策將以圖回實政豫伐敵謀臣恭體神謨勉罄愚慮伏讀密札所載自兵備而下條目有七臣之所部兩道十有四州所在皆當風寒戎馬一入無所限障凡而隄防備禦之具千條萬緒未易枚舉大要一城之兵當使可自為一城之守臨急望援決是誤事其有成卒不及急當先期分布臣竊計諸州守帥仰承上命必能殫智畢慮見之敷奏矣臣竊謂沿淮城壁連年修浚粗周惟壽泗暨連

越在淮北雖葺理不廢而踈畧尚多沿淮糧食諸處運發無闕惟豐濠及壽遠在淮西雖向後儘可支而所憂在難繼此二者未免尚厪廟堂之間乃若敵情所在則羅哈諸酋睥睨于我者已非一朝于此春秋更哨蓋將以歲月敝我兩年之前河南宿亳應永間敵猶棄勿守去歲以來廢壘城矣間田耕矣尚且積粟于境治舟于河此其姦謀非有所圖而何據招泗濠梁報到敵中宜事今秋之入又欲早于去歲臣已申之密院矣彼之謀

我若是其至我之待彼然則其又可忽乃若舟楫之當  
戒險阻之當治臣熟觀已事遠慮未然晝夜以思今日  
邊頭之事淮面湖面為急博采衆論亶亶然非不可聽  
然不要其利害之實甲可乙否徒費空言臣請別白而  
言之臣竊見長淮諸隘如安豐之上則潁河口濠梁之  
上則渦河口招泗之上則五河口潼河口淮安之上則  
大小清河口皆是敵舟可以出淮之路往年下流謹舟  
師之備而上流無隘口之防敵亦未習于舟不敢輕突

近年以來安豐則防潁口濠梁則防渦五二口淮安則防大小清河口如潼河等處招信亦往防托規模布置似若嚴密非不欲遏截此敵使不得渡然觀遞年與敵接應止是壬寅之秋劉虎始以舟師在五口僅收一捷然不能遏敵舟之不出敵馬之不渡也是年主將幾陷敵矢遠至去春敵之圍壽由潁出師豐壽兩郡差調謝天祐石閏等諸郡舟師防遏隘口兵力不為不多敵船一出蕩不可禦去秋五河措置趙文亮連月整葺堡圍

脩竭心力臨期益以劉虎湯孝信舟師何雷萬兵與敵相持累日弗能遇敵兵張濟呂文德雖以捷告然僅收之桑榆耳至于今春以文德文亮聚重兵于此堡南北之銳在焉轉戰幾晝夜敵勢四集圍堡亦遂勿支若非文德見幾急急收斂入濠固守豈不中敵毒手即是數節反復以觀前項諸隘今殆未知脩禦之策盖舟師本吾長技敵乃習而用之由諸隘出淮皆順流建瓴之勢而敵人又于南北兩岸夾以馬步翼以砲弩每每吾以

一面而受敵三面之鋒而又衆寡相絕勢所難禦非吾師之不盡用力也今來秋防在即方欲再責諸將措置堡圃則觀諸已然之事深恐緩急徒損威力無補關防置而勿脩則敵舟上下往來蕩無限禁長淮千里與吾共之吾之咽喉脈絡為彼所斷諸州糧援豈不可憂今只得思變通之策姑舍諸隘之脩而于沿淮諸州擇要害去處各置舟師大屯依城擺泊臨流控扼以虎視諸隘往來隨宜防托自五河而上舟用輕捷招泗而下則



用巨艘使敵有所顧忌縱或侵犯吾得以臨機制之猶有取勝之道此淮而舟師之當戒者也至若淮東射陽一湖地跨三州自上口以至廟灣上下三百餘里所謂湖者初無澎湃瀾漫之勢秋冬之間不過一衣帶水投鞭可涉往時山東紅襖之兵皆能習而湖澳地里敵之垂涎荐食非一朝夕連年出沒湖西雖抄掠之患猶淺而敵之來路已熟血入于牙殆浸淫未已兩淮自十餘年來生齒蕩析半成荆榛根本之地得此湖在良田沃

壤稻梁所生民食兵儲歲所取辦中間資貨人畜聚落  
實繁中間所謂水鄉可恃不過如德勝湖博支湖一二  
水面稍濶敵騎難侵其餘雖名湖濼非有巨浸至于海  
岸又皆平川吾之能往敵亦可到果何恃而不恐臣往  
在京湖嘗聞復州諸湖非不恃水卒亦不能禦此寇之  
入繼在淮西親見和州麻湖乃丙寅年間居人避敵之  
地亦為敵以計取卒用其衆轉而它攻此皆往事之鑒  
臣嘗慮及此事將來為淮東之患者必自射湖始壬寅

之秋敵分兩路侵犯一從平河過湖西一從泰州沿海  
溝而入是年湖中全無兵備其不至滋蔓者幸也次年  
臣嘗委官白事廟堂乞令項招湖兵五千置一總管駐  
之興化專令為湖中之備此策勿售徒能言耳後來朝  
廷命高郵守臣節制諸湖不過行團結之政分委水寨  
頭目各相保聚自為防托敵至則淮郵泰揚各調少舟  
師以防遏之然亦僅可分布控扼使此敵不敢徑涉慮  
吾之襲其後耳若曰可以遏此敵之不渡未敢以為然

也而況湖中舟備如自平河過湖西一路則猶或可過萬一敵用故智復猶海溝幹腹透漏則吾之舟楫反在賊背豈可不慮近自敵退後訪之各郡守將及士夫父老有謂團結恐誤民不若聽其遷避者有謂守射湖不若守運河者有謂宜復寶應舊壘者有謂宜築堡于平河黃浦者詳玩數說見各不同深思其宜各有得失若曰盡令遷避則一湖數十萬之生靈何地容之若曰欲守運河則自維揚至淮安三百餘里除水濼隔絕外其

可入湖者不止一路又安得有此一項兵力以分守此河若曰再復寶應則又添此一城之守器坐寶應亦不能過此敵之不過若曰築平河黃浦責之高沙淮安則高城大池猶懼敵犯臨河小堡何以抵當臣憂心如灼實未得其良策近見委官再往郵淮兩郡謀之守將臣意欲得團結遷避兩說並行水鄉之深闊敵所不可到者從其團結以避寇其他令淮安泰州高郵各從其境預行告報委責頭目遇到秋防寇至入城遷避惟有此

策尚或可行此外竇應及湖濱亦量用舟師往來耀敵以防敵由平河入之路敵州堡城一帶亦用官民船張耀以防敵由海溝入之路然亦止可為敵勢小入之備倘其大至則地勢綿亘之廣兵力敷布之難可不深憂此湖面險阻之當治者也凡此二者切于目前臣憂此熟矣今雖待罪將去敢不力疾以聞伏望睿慈速下有司更加商確如臣言可採早乞處分行下秋風不遠願軫淵衷江淮相為表裏藩籬堅密門戶自安惟陛下亟

圖之

貼黃

臣有少管見言之若涉于臣之利害然實切于國之利害淮西安撫使王鑑與淮西招撫使呂文德近來名位相埒意嚮不同其守廬守濠事績自不待辯然臣觀鑑久不樂制司之居其上文德則不甘鑑之居其傍同舟遇風豈宜自為秦越臣得近日左相緘示廟堂條具奏請亦已明知維揚兼制淮西地遠勢均運掉不行而招

司自謂贅員常懷缺望非更張不可是說也已在神謨  
廟算中矣此聲已出恐難置之不問兼臣今日據文德  
所申既欲辭新除之命且欲免招司之權明有贅員缺  
望之言所遣臣書其言頗切若只仍此局面決貽顧憂  
他時設有疎失無謂臣不具奏臣雖將罷去敢不盡言  
以臣愚慮莫若罷淮西制置司或并歸王鑑權管却分  
呂文德過淮東界以沿流一大郡分淮東安撫一司以  
界之仍界兼節制沿淮諸州策應軍馬如揚州則只以



淮東制置使兼知庶幾東西兩道得兩大將臨其前各有責任無相推托如淮而湖而俱有可恃權時制宜無易此策伏乞睿斷

淮閩薦代奏

臣近具奏陳乞歸田里今月五日恭奉一日詔書諭臣毋以巧閑之數遂忘必葺之功所請宜不允臣祇奉明綸感深愚悃伏念臣實以共二之罔功非敢以數而取辱盖由今夏屢有控祈俾俟防冬聽其善去由中及外

乃所共聞茲幸當歛戍之期故敢上歸田之請今者伏  
讀聖詔有曰姑遲其歸為爾熟慮臣有以仰見陛下鑒  
其愚而許其歸矣臣恭揣睿衷特以審于擇代尚關聖  
慮臣竊惟兵寄雖重豈患乏人時望所推皆可勝任盖  
自頃改絃而後已屢傳易閩之謀邊頭流聞側耳屬望  
臣智已竭而留之無補氣已墮而作之不興及今勿圖  
恐後難繼比剽聞于廟論欲公舉于帥材雖微臣非所  
當言而私情不能自隱臣伏見沿江制置使臣以夫乃

士之望以儒知兵自鎮江壘已熟淮事湖廣總領臣似  
道才猷素著精力方強久在上流備諸外禦淮東總領  
臣埜清修而博雅曉暢而淑均總賦亦既踰年洞知兵  
畧沿江制置副使臣岳敏足以應變厚足以鎮浮往年  
遍更淮節嘗攝帥職此四人者其威望才識實當今之  
所歸重倘取其一以為臣代何所不可又聞廷紳建議  
多欲以合閩為請者若維揚用武帥亦如合淝則有二  
人焉馬帥臣文德才氣無雙為敵人之所讐服步帥臣

福沈毅謨密有救人禦衆之才付之一面允合衆論目前冬防已畢春哨尚遠乘此須暇亟為更張此實不可失之時陛下若尚遲之緩臣之歸所不足計而規模未能作新議論不能歸一終恐有悞國事上勞聖懷此臣之所深憂不容已于再瀆也伏望睿慈下臣此疏宣諭大臣速擇臣代以新邊閫以寬顧憂臣得歸伏衡茅免玷鈇鉞耕鑿不忘帝力豈勝感幸

特薦陳通判等二十員奏

臣共二淮邊涓埃無補見具奉祠歸里之請未忘薦賢  
報國之忠即其周旋事任之間得于嘗試擠掇之熟其  
有以為公朝之所識別本司之所薦辟不敢復贅乃若  
懷璋璋而滯邊瑣抱杞梓而困泥塗者蓋得二十人焉  
格于限員未遑盡舉恐遺實用敢以名聞竊見宣教郎  
通判泰州軍州事陳力修以經術飭吏以直道事人議  
論不凡器識宏遠從事郎充淮西江東總領軍馬錢糧  
所幹辦公事陳應先學造前修而益力文為後進之所

宗退然一儒不競于物是二人者望實素學宜脩館學  
之選通直郎通判淮安州軍州事李仲鰲軍旅之事生  
長見聞通敏之才閱歷詳熟文林郎充浙西兩淮發運  
使司幹辦公事鎮江府分司陳夢炎閩士之平實見諸  
飛輓有治劇才文林郎差充淮西轉運司提轄催促綱  
運物斛官孫具會淮士之翹英采諸條陳有事功志是  
三人者佐藩條辦漕事幹畧俱優足任邊方繁重之寄  
迪功郎淮東提舉司幹辦公事林月卿贊畫臺幙以肅

給聞從事郎僉書招信軍判官廳公事孫膚佐理邊城  
以公勤著迪功郎廬州舒城縣主簿章公權議論表偉  
時賢多以大科期之今讀其文而信鸞栖枳棘人所共  
歎迪功郎濠州州學教授鄧益悃悃無華辭藻絢麗從  
事郎滁州州學教授孫子秀刻意問學操履端方迪功  
郎泰州州學教授林遷經明行修甚宜厥官從事郎通  
州州學教授費弁決科稽古克世其家若乃氣節之克  
自植立言論之不為激隨俱能以風猷相尚則迪功郎

高郵軍高郵縣主簿余鰲文材俱懿學政兼優明清謹  
于三尺惠愛洽于一同則迪功郎高郵軍司法叅軍周  
福孫從事郎真州揚子縣令茅弇其人也律已以嚴莅  
事以敏讞獄以恕則從事郎真州軍事判官趙泝夫文  
林郎揚州司法叅軍林子焜從事郎泰州司理叅軍李  
實從政郎高郵軍錄事叅軍趙希炤其人也此十五人  
者雖才行各有不同而器能皆適于用夫廣廈集衆材  
而成菁莪自微草而育如蒙睿慈悉賜甄錄隨材器使



必有可觀須至奏聞者

淳祐丙午正旦日蝕應詔奏

臣一介菲材四年分閫已試罔效當去尚留日懼疎虞  
仰負隆委頃以冬防幸畢嘗于至後一日即上請代之  
奏恭蒙詔旨未賜俞允遂于十二月六日再陳愚悃僭  
進時材妄揣宸聰昭鑒必可其奏退而廣藁俟命今復  
踰月矣星移物換歲序且更天高聽遙化工莫測臣惴  
惴朝夕不遑寧處俯揆螻蟻之分宜待鈇鉞之誅豈應

薦犯不避有所祈叩臣伏讀邸文恭誦奎畫仰惟陛下  
以元正日蝕方下求言之詔許中外臣子指陳得失消  
復咎責臣有以見陛下欽承天戒圖惟治功開不諱之  
門來忠直之告臣之求退適際斯時其敢不昧死以請  
臣拜手竊觀祖宗盛時康定庚辰正旦日蝕是歲元昊  
寇邊犯延州圍寨門安遠諸塞諸將畏避莫敢出朝廷  
憂之二月遂令韓琦安撫陝西尋命琦及范仲淹為經  
畧招討之副未幾再命仲淹兼知延州于是賊始懼而

不敢犯攷之于此則是先朝用韓范代范雍經理西事  
實在此歲臣又觀皇祐己丑正旦亦有日蝕之異是年  
北敵聚兵近塞詔近臣陳脩邊策葉清臣一疏亦及方  
面帥領之材以為不患無人患不能用因舉孫沔狄青  
諸臣其歲九月儂蠻始犯邕異時卒賴青沔等力以平  
嶺南又攷之于此則是先朝因天象以謹邊脩圖帥材  
尤以是為重也所以有康定皇祐戒懼之實德遂以成  
慶歷嘉祐太平之極功實為陛下今日家法然則今日

之事其所當為者固不一以臣職思其憂則莫切于守邊莫急于易帥明矣臣自去夏以來蒙睿旨勉留蓋數日以俟冬晚乘此邊隙之暇謂可得代茲春令頒矣若更張之議稍遲月日青草又生戎馬復入臣智慮已殫竭精采已摧靡事會無極利害多端恐不能制此勅寇徒誤國事誅竄何補用敢仰稽故實載瀝悃悰期以副陛下應天保邦之實意非但為臣區區之私而已伏望睿慈特賜宸斷宣諭大臣檢會前請起此春寇未動早

易聞寄將臣放歸田里庶幾天心感格敵人震懾于以  
寬宵旰之顧憂復祖宗之盛治實在斯舉天下幸甚

謝御筆令飭戰禦等事奏

臣今月九日亥時恭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寶實封降  
下御札一道為並建二相令臣盡心職分益飭戰禦之  
備等事臣拜手稽首莊誦奎文恭惟陛下斷自皇明登  
庸夾輔一新國柄肆愜輿情中外臣子聳聽渙號孰不  
洗心滌志以承休德陛下俯憐疆吏上軫宸衷慮脈絡

之不遁敷心腹而誕告丁寧戒飭深切著明臣遙瞻咫尺之威熟復再三之訓如飭備待敵遣間覘情是皆微臣職分之當然豈敢一日念慮之弗至惟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指而君之命相乃國之有股肱事合具陳情焉敢隱至于彼此樸實之戒臣迭叨繁使惕若帝臨一語或欺十目所覩矧聿新于綜核當寅奉以周旋伏準睿旨令臣轉示王鑑呂文德已于今月十日即馳專介恭傳聖訓俾悉體承共濟事功仍令徑自回奏外惟是

臣猥兼兩閩已閱三冬每懷負乘之羞不堪牧御之任  
昨伸祠請累瀆淵聰幸封守之無虞皆皇靈之遠暢但  
以戎情叵測邊謀多端事會無窮兵力有限止如豐壽  
戍卒更迭為急渦五舟師增益未能乘春漲之生辦歲  
餽之計泗濱之罅漏方葺射陽之綿亘難防農墾多荒  
軍貧益甚姑舉大畧尚艱後圖非仰藉于廟謨必難逃  
于闡責藩籬常密堂奧則安凡此有切于事機未免嗣  
塵于睿聽敢祈日月之臨照終賜天地之生全誓竭糜

捐庶圖報塞

謝御筆戒諭兵將等事奏

臣今月二十八日戌時恭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寶實  
封降下御札一道戒諭臣以秋風尚高敵情叵測必厲  
兵秣馬訓將練卒精料事宜堅立規畫叶帥守戒將士  
以副責望等事臣遙望天闕祇拜恩綸誦聖訓之丁寧  
仰神謨之宏遠顧臣職分守國封疆方當飭備于秋冬  
惟恐勤憂于宵旰凡關軍實敢不豫圖糧糗皆有一年



之支兵戍足為各城之守薪芻器械悉皆備具規模布置頗勝于常第惟諜報之所傳皆謂敵謀之大舉既添生敵益起漢軍或言欲圍濠梁困壽春或言欲窺維揚哨江上近聞探騎已闖淮垠決在旬月之間即有風塵之警臣謹已布宣上意徧訓邊臣俾知信賞必罰之甚嚴相與戮力同心而共濟務圖勦截勿縱跳梁茲當淮流尚汎天氣猶炎所慮江濱久旱水險難恃蓋實繁于生齒已久啟于戎心將為遷徙防遏之謀復恐倉卒踈

虞之患外是則江陞方息守將多災雖臨事以應酬始  
隨才而委任倏然驟易未甚更嘗臣之所憂盖在于此  
臣欽奉效忠之戒敢懷玩習之私仰憑九廟之靈俯厲  
三軍之士力摧敵魄期振國威但兵家之事會無常而  
微臣之伎倆已盡外益藩籬之衛內虞根本之虛大懼  
曠瘼上辜簡拔伏望陛下曲垂天覆遠念風寒以時多  
艱大為方畧倘臣弗逮不貸誅夷誓竭糜捐以思報効  
乞區處修浚泗州西城奏

臣猥以菲材兼聞兩道連年遵承廟算葺理邊防比之往時所在稍密修泰復壽勞役備殫去冬寇退之餘深欲與將士休息以俟引退泗城之役臣非敢創有申陳緣在十一月初旬嘗得兩樞參書翰令臣商確修浚條具來上邊臣不敢違戾又適招泗守臣趙邦永鮑義等條畫申到乞加修浚臣因念去秋敵欲窺泗慮不可守上下已有欲棄之意將士皆謂泗若一失招必受困不可不乘此稍暇亟為修葺是時步帥王福實在維揚力

謂泗城不守則淮西三郡咽喉中斷非但招信可憂也  
臣上奉廟謨下采衆論于是方敢以招泗條具文狀申  
取朝命繼準密劄從申行下差調役兵科撥錢米令本  
司措置臣職在疆場義當必葺用是不敢辭難非欲邀  
功生事以求固位也中間適值歲晚雨雪未睹厥成又  
以所委官規模不同廣狹各異幾成激作倍費區處方  
于正月中旬選委夏臯往攝郡事任責經理已節次具  
申朝廷乞賜敷奏外近據夏臯申東城濠河約後月初

可畢所有西城濠河則臣先來已下泗州未可輕動蓋緣泗自數年兩城俱廢弗葺往時守者不為守計去年因見壽困將士方為泗憂今本司雖奉上命連月措置安知傍觀之士無議其後者邊頭一般局面各于各法言人人殊主修之者固為一勞永逸之規主弗修者未必不為備多力分之慮而况東西兩壘有謂不可偏廢有謂不必盡修有謂兩城修與棄其功等議論蓋不大抵添一城則有一城之責有一城之備兵力器械非

相稱不可。今若東城既畢，西城接續興役，越此了辦，固是一事。惟恐將來工役既就，事力不及，不修固不以為是。既修又或以為非徒費前功，反滋異議。竊見泗州兩城共十三里，東城亦自周圍七里。本司今辦東城濠河之後，其西城工役未敢接續開浚，近已具申朝廷，或令少緩俟候。裁處未準回降，臣雖已丐祠見此，俟命緣係首尾所合，奏聞伏祈聖慈，諭大臣詳酌利害區處定論。下本司遵守施行。

奏壽城賞

臣今月二十二日未時準樞密院劄子十月十八日奉  
聖旨敵寇懷念恃衆薄我堅城姦計叵測劉雄飛能躬  
率將士一乃心力奮勇出奇援兵未集曾不踰旬亟奏  
雋功深可嘉尚可先特支犒一次劉雄飛銀絹三百疋  
兩萬選呂文福林子宓各一百疋兩制領將佐共給降  
官會二十萬貫仰劉雄飛等第支犒一行戰守軍士共  
支犒三百萬貫並十七界會子到日仰即時一體支散

仍令制司從實攢具功賞帳狀疾速奏聞以稱賞不踰時之意劄付淮東西制置使司關牒施行臣欽奉指揮仰見陛下閔將士力戰之勞示邊城却敵之勸不吝醲賞實異常時三軍之士被此恩寵允為曠蕩臣亟當關牒所屬宣布于下臣竊謂壽城今歲之圍敵人挾忿擁衆而來盤泊兩岸經營四旬姦謀至為巨測城中自劉雄飛以下將一乃心士百其勇無日不戰無戰不克僅及旬浹敵以敗遁是皆陛下布昭聖武密運神謨成此



全璧之勲固甚卓絕茲頒厚賚自無異辭但臣因考已  
行之彛過為可繼之慮淳祐元年安豐圍解攻打四十  
餘日軍兵約近二萬人朝廷是時支犒官會五十萬貫  
銀五千兩淳祐四年敵兵圍困壽城七十餘日諸軍二  
萬八千餘人皆忍饑死守朝廷是時支犒官會一百萬  
貫今者被圍雖是旬日將士共計一萬七千五百餘人  
以人日皆少于昔而其賞乃視昔兩倍在臣不得不  
更加審奏恭窺睿意必以其能戰有雋功故有殊賞然

臣竊念敵速去壽固雄飛之功而始焉入城指授中軍  
遣兵牽制與夫追歸師于渦河獺口勦餘黨于豐西正  
陽蓋以叶衆謀而成非止一將之力而况廬和諸處亦  
有戰禦此賞一頒壽城將士歡聲動地恩固渥矣而其  
他戰士必皆希覬一賞既厚諸賞皆不容薄群情所係  
衆口難調雖特出一時之優恐難為後來之繼矧雄豪  
相視以目必處置能服其心目今遊哨尚留督戰方亟  
正當布大公以勸來者酌中道以當人心倘臣不以密

聞他有宣勞疆場責望司存亦將上費區處臣愚欲遵  
照指揮除劉雄飛等四人正兩并壽城諸將二十萬貫  
外其諸軍三百萬更賜聖裁宣諭大臣審定行下或聖  
旨已頒難于反汗照此成數別易密劄下本司更加斟  
酌併令以濠豐勦殺和廬戰禦同頒恩賞咸俾均霑庶  
幾諸軍百將人知感發臣忝為閩帥職當力為軍士求  
賞惟恐不多非敢為是沮抑自狹其規拳拳孤忠不敢  
緘默所準十八日密劄臣更候續降指揮方敢關牒施

行

帥廣條陳五事奏

臣一介疎庸誤蒙聖恩拔拭畀以閫寄冒昧領事倏又  
閱月于此竊伏自念職守所在任一道之寄則當思一  
道之憂遣防所關得一日之暇則當為一日之備臣所  
部廣右遠在天南地雖介于蠻徭民不知於兵革十數  
年以來始傳敵有假道幹腹之計見於中外奏疏前後  
凡幾其為隱憂豈得敷述第以抵戍之始莫急守邊之

宜雖近謀之未有所傳以前聞而詳考其故參之管見  
敢以條陳謹開具于後

一邊防所急間諜為先本路與淮蜀不同蓋由為蠻徭  
所隔種類不一語言不通一介欲前寸步有礙稽之  
前牘類以為難前者數年以來屢下邕宜諸郡選差  
體探邕州嘗遣周超往羅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宜  
州嘗遣吳世聰等往特磨道其去大理路程尚賒而  
沉黎蜀羌以西又在遙邈其所刺探或傳敵犯烏母國

敵攻赤里國往往得之諸蠻所傳敵之進退實不得而知也中間僅有淳祐五年因遣屬管謝圖南出邊得於招馬官所報始知大理告急自杞有破三城敵三節度之報直至謝濟自大理回經涉兩年又得一信始知敵與大理九和之戰公子和之死此外俱無聞焉以此見得自廣遣間探敵實非易事今臣到任不敢以此自沮見與邊州守臣及諳歷南事之人多方商確重賞招募有能識蠻路曉蠻語之人令其結

約諸蠻深入遠探以伺動息端的但參之衆論皆謂  
敵若自沉黎以西之諸羗透漏南詔則蜀閬當先知  
敵若自思播一帶之諸蠻透漏沅靖則荆閬當先知  
其與本司欲自邕宜以探大理自融州以探思播其  
去敵境地里委相遼絕欲望睿慈劄下荆蜀兩閬應  
有探到敵人動息以時關牒本司庶幾本司得以隨  
機應接極力備禦

一強敵謀人之國多出間道嶺蜀相去雖遠道路可通

實在我者之所當備其數年以前諸處探報不暇一  
一泛考但觀淳祐五年以來節次備錄所報或傳謀  
入思播以窺沅靖或聞取道蕃部徑趨南詔或謂吐  
蕃已得敵人旗號為鄉過入廣此等之報不一而足  
賊之姦謀委是不淺及至近歲事勢雖若少寬然丁  
未冬所傳敵南閩連為蕃蠻所沮至戊申冬復傳敵  
兵向吐蕃境內相近南詔以此觀之則是敵之進退  
邀在諸蠻之外正自巨測本司連月以來未見續報



意者去冬沉黎奏巖州之捷敵既北遁遂寬南侵由是諸羌據險以自防若使敵兵無間之可入則廣中賴以無事豈不甚幸第因閱蜀中去年一報謂敵若行吐蕃界中初不經四川地分且舉甲辰直至大理之九和鎮丁未則捨九和熟路而取青羌丁未失利於西莫光諸蕃又安知不捨諸蕃之熟路而繞出邕宜臣以此推之則戊申既失利於巖州又安知不捨巖州之熟路而取它道有如蜀帥久在西邊識戎情

於萬里外其為廣右深慮如此夫豈可玩臣近得邕  
守王雄畫到地圖及以謝濟行程互相參攷大概廣  
自邕州入大理界凡四十程又二十程至其國蜀自  
沉黎至大理之姚府二十八程又五程至其國以地  
理計之則是自黎雅諸羗由南詔趨廣界殆無一百  
程之隔必南詔之藩籬常固則廣右之門戶無虞一  
罅稍疎無厭將及本司遣間既難豈容坐視臣妄謂  
大理諸臣知慕中國雖謝濟之已去有特磨之可通

向後西邊若無警報本司固不敢外交萬一敵再窺南則恐大理之信未可與絕向來謝濟之往前帥之實奉朝命今臣若不預行申請臨期豈敢自專伏望聖慈付有司行下以憑遵守

一竊考本司自傳聞幹腹之報講明備邊之宜其遠者不暇考姑舉淳祐甲辰以來五六年間朝廷之所施行司存之所經畫大概以廣右之兵備單弱邕宜融三郡兵屯不滿千經司靜江所管亦不過二千人以

上於是增招新軍之請以廣右之糧餉匱乏設有邊警非漕計所能支吾於是科降和糴之請以廣右之城池卑淺覆之以屋尚不可禦雨豈能禦敵於是宜邕州一有修築城池之役此三者為備邊之要此外則輯約溪峒團結民丁備器械練士卒前後樞府經司條陳規畫委曲詳盡蓋已屢申于公朝矣臣誤膺委寄此來要亦不過遵前人之已行盡愚力之所至事事而備旦旦以思以期保固封守然以廣右

事力僅可隨宜而措畫豈敢過有於作為臣之所憂  
其他姑置惟以兵力太弱不能自強非但為敵寇窺  
闖之防亦欲為諸蠻控制之計蓋馭輕必先於居重  
非強本不可以折衝城池雖修非兵莫守器械雖備  
非兵莫持如溪峒民丁之類非有兵不足以制其命  
此理甚易見也今一路二十五郡扼諸蠻備海道制  
盜賊防溪峒皆仰本司二千餘人調用之中當苟安  
無事則可或小有寇擾則可若遇稍稍猖獗則亡具

甚矣何以運掉臨期請師于朝如近歲乞備九江之  
兵乞調五羊之戍祇付之文移報應而已必無救於  
事也本司昨請招安邊軍三千人迫於錢糧僅招及  
八百而止今三百人屯邕宜融五百人屯靜江若蒙  
朝廷更令增招一二人併與科降一項錢米以給  
券食庶幾廣右聲勢稍壯可以消弭外寇

一廣右之藩籬在邕邕之藩籬又在兩江習南方形勢  
者素有此論蓋以右江通大理來路左江與安南接

境兩江羈縻州峒險隘不一先朝疆以周索賴此以  
控制之故也考之邕州圖經兩江如橫山永平等處  
皆自慶歷景祐間祖宗盛時朝旨措置城築見得以  
其地為重如此至於諸峒丁壯則先朝團結訓練建  
炎初年再行抄點結成保隊兩江總計二百八十一  
指揮共一十九萬餘人比之熙豐舊數為增其封境  
之廣闊民丁之蕃庶又於此可見所置提舉都巡檢  
使四員分隸兩江左江則永平太平兩寨各一員右

江則橫山寨有東西二員平居則與之平讎殺禁掠  
賣有寇則調兵於諸峒協力以合戰其次知寨以下  
官屬共不啻十餘員中間至差文臣朝請即為提舉  
其請給並依提舉市舶官條例其官民之重又如此  
臣竊謂祖宗當承平時其為區區嶺表一隅措置若  
是周密無非為藩籬計况此備南非備北也近年以  
來上下狃於循習事勢日以陵夷諸寨兵戍既發舊  
屯提舉四員祇存虛闕盖有以身而犯難未聞有功



而見知既無俸可以養廉且終滿艱於得代遂致無人願注類畀攝官貪婪小人損失大體取輕納侮習久成風以此永平之被焚往見於交人橫山之奪印復見於溪峒向也輸納稅米及錢以供提舉官請俸今皆失陷無復有之向也首領至寨庭參今率相抗禮甚者反加慢罵矣載思祖宗成規百年羈縻以相安比歲廢壞之若此積輕之勢有自來矣嘉靖年間經漕兩司商議漕司歲撥鹽四百羅以支兩江半年

俸給亦嘗有意經理近歲守臣謝子強王雄條具邊防事宜申明經司湖南憲米慈條畫團結峒丁等事申樞密行府與夫本司前帥皆嘗講畫欲得措置修復固已辟廖一飛者先左江提舉矣今兩江仍前未有正官諸峒未免仍習前態南邊一層藩籬何止一二千里幾自毀撤置弗葺理深為惜之以臣愚見今欲復四提舉官未易有此事力盍若且復其二左江則駐永平右江則駐橫山蓋此二處人皆知為今日

控扼校理防備幹腹之要地畧倣祖宗之制稍重提  
舉之權許令經司踏逐武臣憂其資格假以添差本  
路兵馬副都監以居其官其餘諸寨皆分聽兩從舉  
總轄許及二年不候替格任照例推行到任任滿酬  
賞任滿與本路州壘差遣亦猶瓊州將領任滿就除  
海外軍壘之例併從經漕司措置任責以多寡分認  
各官俸給經司倘無此力請之于朝且未得催索諸  
峒苗稅除見管兵外經司各假以戍兵數十人隨往

各處俾令行之以漸徐就經理未可為之太驟以啟  
猜疑如是而得人任之加以數年蠻心稍知漸復舊  
觀必能隱然為吾國保障但患行之不力耳經司去  
邕十八程自邕至兩江又復數程此則全在邕守之  
任其責有扶持無沮撓臂指相應痛痒相關顧何事  
之不濟哉否則亦徒言耳欲望朝廷裁酌如其說可  
行且乞下邕州守臣條畫始末取朝廷指揮施行此  
乃南中備邊第一事消尾大之慮釋齒寒之憂莫切

於此

一言備邊於廣右者數年以來講明條畫一則曰輯約  
溪峒二曰團結民丁監司帥守之建明樞密行府之  
經畫與夫游談奏議率以此為先務今臣檢照前牘  
所謂輯約溪峒則類是捐濡沫之禮物給借補之資  
帖取名字作帳狀曰已令措置關險糾集保守其實  
相與羈縻而已稍有實作區畫即生猜疑如融之步  
大嶺宜之隴柵寨屋屢立蠻徭即焚前帥董槐侍郎

固嘗見於申請亦以惹事端為慮今官司輯約使之  
不為我梗諭令自保鄉井姑為籬落則可未可恃之  
固吾圉也所謂團結民丁則沿邊民丁之在省地者  
有限居溪峒者為多先儒所謂養兵數百而獲十萬  
民兵之用皆峒丁也往時邊州紀綱修明號令信服  
乃得以疆理之雖其說如此蓋未嘗用之也況今時  
異而事不同也乎前帥蔡範侍郎嘗申陳明兵利害  
亦慮邊民鄰境易致疑愕論述甚詳今官司團結其

閒散在徭峒號召之既難使之自備器糧資費之豈  
易必盡得其首領之心然後可賴其丁壯之力姑此  
用之以比聲勢則可亦未可全恃之為吾用也臣非  
材被命此來所部尺籍既虛於此二者亟討論措置  
乃職分所當先豈敢不加之意近畧檢照邕宜融三  
州二三年間案牘之所載溪峒之在邕州則樞密行  
府嘗差邕倅黃焚應者團結右江唐興歸缺等州一  
十八隘又新置古細首領黃能賢等一十九隘宜州

則守臣曹棟亦嘗結約天蘭那等州處峒首領羅光  
具等一十二處融州則差曾有開結約所部諸款以  
路萬里為諸款首或遺以銀牌鹽錦或假以資帖名  
目或與之結立盟誓諭以無事則守險隘有警則協  
力勦逐此近年溪峒之見於已行者也民丁之在邕  
州則已具之前項左右江之所陳不暇遠攷近自淳  
祐八年經司嘗行下團結兩江諸州峒丁壯右江則  
黃夢應具到名帳共計一萬九百六十二人左江則



廖一飛具到名帳共計二萬二千六百人其本州民  
丁在外如宜融兩州則淳祐五年亦有團結舊籍在  
宜州則有土丁民丁保丁義丁義效撞丁共九千餘  
人其猗撞一項可用在融州則有土丁峒丁大款丁  
保丁共九千餘人其款丁一項可用淳祐八年本司  
亦嘗行下團結却未見申到大率出於省地者以家  
業充丁或老弱或冗雜未免備數出於溪峒者多習  
於戰鬥如藥箭如標鎗皆其所長此近年民丁見於

已行者也臣抵此雖未久朝夕考求始末即欲申嚴  
行下屬以邕宜兩郡守皆時更易難以責之措置融  
守謝圖南近却申本司欲乘此農隙教練民丁已即  
從其所請勉之究竟矣第臣私竊過計近自蜀西少  
緩窺闖之報便覺嶺右浸寬備禦之憂前項結溪峒  
團民丁纔一有所施行未免即生疑愕前者朝廷行  
下閩臣舉命經理上下知所遵承今臣雖為此來元  
未準朝廷指揮邊防戒飭一字臣若安於循習則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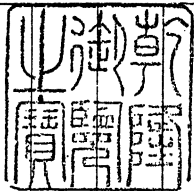
於先事而慮之防若亟於講行則恐有無事自擾之  
謂蠻僭環境動生猜疑舉動稍輕大係觀聽茲不容  
不謹如此臣欲且行下三郡各照已申經司之舊籍  
若溪峒則諭令首領遵守成規布恩信以示撫綏葺  
險隘以作隄備民丁則因其名帳常加覈實以強壯  
而補老弱自閒暇以加訓練庶幾近年之所已行不  
至既久而行文具俟其逐州申到或有合作更革措  
置又當隨時區處若州郡事力不及經漕兩司却當

與之通融助給施行欲望朝廷劄下邕宜融三郡守  
臣遵守

貼黃

臣前項開畫之陳雖為幹腹之慮載念自古兵家有  
出間道以謀人之國者類以偏師濟如深入險阻重  
兵所難今者敵人窺闖之計固難踰度所當預防然  
以臣涉歷淮事覘之每歲敵當隆寒草枯盛夏蟲出  
不容不去今自西羗越南詔欲以窺我馬力所及容

或有之然謂大勢遠來其謀恐未至此但當中嚴邊  
備常若敵至區區所陳盖又慮慢藏誨盜如舊歲南  
舟它寇之驚交人假道之報有不得不防者非止為  
備敵計也



可齋雜藁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可齋雜藁卷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連彭年

欽定四庫全書

可齋雜藁卷十八

宋 李曾伯 撰

奏申

謝宣諭將命往任荆閩奏

臣三月二十九日蒙左丞相遣至專遞俯宣聖諭恭奉宸奎臣熏香端笏百拜祇誦天光下燭咫尺鑒臨臣不知身在嶺嶠之遠感激恩寵以榮以懼臣伏讀聖訓將乘國家閒暇之際以為牖戶綢繆之圖臣有以仰見陛



下軫慮風寒愛惜日力一飯不忘于鉅鹿萬里明見于河西可謂規模宏遠矣邊陲局面更易宜屬重望如臣迂愚而不武謏薄而寡能比蒙起廢以典藩曾葺効勞而報國詎期塵陋上簡淵衷賜之細札之丁寧預以宸謨而商畧將命臣往任荆閩力加整頓且俾臣奮志任責臣聞命震慄慮弗克勝伏念臣昨由東淮叨恩收召自貽罪戾累玷人言倘非陛下堅凝聖心力排衆毀保全覆護臣何以復有今日臣之此身自當塗原潤草以

圖報効况被隆委豈敢辭難臣自幼侍親官游及壯從  
軍幕府多在襄漢粗所更嘗第由比年以來未詳彼中  
之事然以睿謨之所指授其在微臣若已身親如推廣  
屯田勸督耕種可以代和糴建置榷場南北互市可以  
省科降修復城池可以壯藩屏招輯流徙可以固人心  
凡此四條委為急務臣載思昔歲承乏于淮亦耕築之  
並修亦蕃漢之雜處利權既革軍用實繁洊經流離尤  
費綏輯臣仰憑廟算獲展愚忠其于邊防果若家計遂

克畢二三城之修浚豈惟省千餘萬之科支幸疆事之不虞而人心之不怨今臣若為荆役亦用淮規所當靠實以亟圖未敢揣摩而踰度措置葺理嗣具條陳彊公廉敬祇遵嚴厲誓竭涓埃之力仰酬海嶽之恩所有瓊管黎人不靖連歲未安臣調遣兵將應辦錢糧不敢以殺伐為功大概以招諭為主近者軍獲累捷敵有悛心仰賴威靈將就帖息臣已節次具申樞密院以其民蚩蚩小醜豈足上勤顧憂不敢輒具聞奏併乞睿照

荆閩回奏四事

臣猥以庸繆本無他長遭逢聖時叨被煩使戎淮罔績  
曲荷保全入嶺無何曾葺補效自天申命易地上市任  
重恩隆犬馬難報恪共踐次亦已兩旬事雖多端未易  
縷數竊伏恭念乃者季春三日奎畫誕頒預授閩規其  
條有四曰推廣屯田勸督耕種可以代和糴建置權場  
南北互市可以省科降修復城池可以壯藩屏撫輯流  
徙可以固人心大哉聖謨此真守邊之良策當世之急

務也臣不武何足以上副隆委然自服膺訓飭願竭涓  
塵朝斯夕斯念此至熟今者既臨疆場親訪軍民聿昭  
聖主萬里之明可無愚臣一得之獻臣謹不避天威為  
陛下條陳之臣竊見京湖自江北諸城往懼秋難閒田  
曠土彌望荆榛皆二十年前禾麥膏壤也然而不患無  
可闢之地所患無可耕之人在我固無出因田之謀在  
敵則當防因糧之患比連政制臣所以艱于經畫未易  
廣于開拓也本司所管江南江北屯田人謂孟珙嘗云

尚餘九百萬畝以臣愚料珙亦夸言倘計夫而授田以  
何人而充募稽其舊籍汗漫難考珙存日歲耕今已莫  
得其實但聞其末年歲上朝廷物斛不過二十餘萬石  
賈似道以盛年精力極意經理田萊加闢穡人成功視  
珙時固已推廣倍半矣然歲租之上僅能及三十餘萬  
石計諸頃畝所收固不止此然軍民雜耕官吏程督牛  
種器具歲時賑貸工本于此乎仰而又司存生券貼支  
無藝頭目添給月廩浩繁南北之應酬緩急之椿備舉

是數者皆取給焉譬諸常產之家仰為卒歲之計似道非不欲具以成數來上蓋以此也臣今驅馳入境已是六月初旬勸督耕種已非其時方幸諸屯將遂一稔積雨成潦江湖泛溢田禾類傷于巨浸歲事已乏于全功而况本司今春優恤佃戶又以每畝減租二分有差今年所收其視似道連年之數決是不足遠矣若曰欲以收數而代和糴則恐其間秋收雜斛豈足以充軍餉歲科經費必至于誤邦儲糴時一失糴價倍踴將徒咎無

及也昔羊祜屯田襄陽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此亦須遲之歲月功效乃見固未可責之旦暮也臣愚欲望陛下念邊寄之匪輕期田功之經久堅持定畫委任責成容臣自今以往廣招農佃墾闢荒閒親率勸課思廣積貯他時稍增塞下之耕或可少寬湟中之糴此推廣屯田之說也臣竊惟南北互市所以懋遷有無通惠商賈往來與金為隣恐邊置場之利公私共之近歲敵與中國交兵嚴貿易之禁始于邊州守將



博易馬足繼之藥物錢貨私相交關臣在淮時已親其事然其交猶有場其來猶有限未至如近日淮邊之皆可自為也財計所入固宜歸之公家豈邊臣可私但臣竊觀京湖之互市與淮間之互市異蓋淮去北境止隔一河北客率是賫已貨越吾土以求鬻于我京湖則置場所在此襄彼樊惟此一處可通自江陵賫督而往何啻千里載以舟楫衛以軍兵汭流而上尤費月日所歷無異生界以此淮之互市不拘冬夏之候荆之互市惟

在夏潦之時秋水一枯舟不敢踰郢矣昨自孟珙至賈似道任內每夏僅止一兩次貿易似道視珙時固已有加然聞之舊歲不過得銅錢數萬餘則如當歸甘草雜藥之類皆滯貨也計其息若羸羨之可數視其本或變轉之尚難所得幾何厥費尤甚司存徒以置場則可以覘敵情可以得敵馬可以通襄陽一綫之脉志不盡在利也邊臣能為公計苟藉此有餘積亦猶國之外府然若曰目前欲指擬以省科降則恐藥物之類便未得錢

軍券等需何所取辦此場必至于廢而不敢為矣又况北方頭目大抵多貪可以利誘昔良平以金啗秦楚之將高祖聽其用而未計卒能成大功其可不畧嘗假之乎臣愚欲望陛下寬邊臣以責大體通北貨以款敵情異時聞計之可支斯可國費之自省臣聞自今樊城畧有北客正欲遣舟辦貨而往初為交易宜示優容若欲定其成規當俟嗣歲此建置互市之說也至于修復城池則臣竊惟方城漢水自昔用武之國向也壁壘相望

蔽護風寒今惟南郡一城歸然江北與天下而漢陽耳  
漢陽距鄂一葦敵不易窺如南郡城池則近歲賈似道  
一新規模從事畚築亦既浚淺而培薄轉瑕而為堅矣  
此外諸城多臣寓治鑿斯築斯固未有及是者在伏讀  
修復之訓睿謨宏遠蠡管莫窺悚然未知所措竊計陛  
下披輿地圖指示郡國不忍墮甑之視將復金甌之全  
聖意盖有為而發也臣自抵戍所訪諸故老諸校皆謂  
敵自十數年來沿邊無可庾食稍遠區脫人非城是山

河不殊曩時擊柝之地往往嗥狐狸而長荆棘矣有志之士豈不感歎況以睿訓之丁寧如此臣子之責任當然敵人之骨肉方爭中國之機會難得陛下念慮及此真宗社之福也然前此閭臣志在王室亦皆有經畧之意或者養威伺釁未見可為度力揆時將有所待歷年雖久抑亦教訓生聚根本之未立陛下不以臣無狀今欲付之以此捐軀効力固不敢辭但今兩路城之未復者曰襄郢隨棗安信鄧復武當荆門凡十郡

房元無城

未暇

一一枚舉而襄陽天下之脊國之西門古郢荆岑通襄  
脉絡將大為經理之計抑姑為徐進之規私慮我必守  
者彼所必爭其進銳者其退易速昔趙普論幽燕之伐  
曰以翰取以翰守以至于孰可為代規圖天下大事反  
覆深慮如此猶恐成敗利鈍不可以逆睹不然則徒為  
褚裒商浩祗貽笑方冊也今將為修復某城計則當度  
有司量功日兵用幾人從何而調不可盡撤見屯兵  
力當防其乘虛矣糧  
支某歲從何而取須是令外辦此一  
項糧食不妨常奉器械從何而辦財

用從何而給城未成而敵已至則將何而應凡是軍實  
所需物物預圖事事經慮一毫不可以欠闕當如孫叔  
敖城沂之舉使封人先慮而授之庶可不愆于素無虛  
役而有成績更惟聖慈與大臣熟圖而指授之至于撫  
輯流徙則臣竊惟兩淮頻年受兵而民之避寇江南者  
猶頗衆京湖連歲稍暇而民之復業江北者已漸多且  
聞去歲以及今春邊民之攜老幼驅牛畜歸反其舊土  
者鱗鱗不絕于道遠而隨棗襄光之郊亦有人矣其尚

寓近裏者則又公家給之牛種處之耕佃聽其酤販弛其色役其視往時哀鳴嗷嗷大不侔矣此固衆人視之以為喜有識思之猶以為憂也蓋由近日以來邊人相傳敵哨不入將謂疆場自此無事泰然散居郊野不復隄防深恐豺噬非仁鷲擊必匿慢藏啟侮將厚盜資臣夙夜思之方此申諭諸郡俾得相告戒類為保伍無事則耕以自給有給則收之入保所行雖若遲鈍不可人意實切于為邦本計也伏讀撫輯之訓敢不益加勞來



安集以稱明天子德意然臣仰窺聖慮俾固人心意者  
為蕃漢之撫摩不專為吾民之流徙興言若此臣罪不  
勝所恃明王可為忠言愚臣豈敢有隱蓋自孟珙招納  
太廣不為居重馭輕之思似道恩結雖優浸成外強中  
乾之勢今則諸屯典旅多是其徒有持阿授柄之憂南  
岸列營撫如驕子有積薪厝火之慮幸而不發苟以無  
虞蠶食安居果將焉用臣觀京湖之所處者其視東淮  
不及遠矣臣今雖恭奉宸旨撫輯兩字銘著諸心待之

南北之一家俾無爾汝之形迹然以前人養虎常飽猶  
恐拂之所謂詐狙作使未易御者臣嘗觀東漢末年處  
降人于近塞異時劉石輩多出其中苻堅不聽王猛之  
言亦受鮮卑之患皆可鑒也此證養成要已非一歲于  
此往者則幾藉以脅繼者則惟幸其弭若不及今商確  
預作圖惟如療病于未病而使醫如治水勿與水而爭  
勢涵洪浸裕勿露機括思所以處之之地用之方陰  
消而潛革之臣恐異時不能不勤宵旰之憂也光武推

赤心置人腹裴度待蔡人即吾人明良一堂恩深義結固無是慮臣之此言似過然亦出于拳拳發緯之心爾伏望聖慈密與大臣而圖全之以上四事皆恭因聖明之訓用輒進狂瞽之言嬰瀆靈威謹跼蹐以俟鈇鉞此外猶有祈控于陛下者臣自頻年災患百念彫零思慮不及于前時材力豈堪于重任封疆盡瘁所不敢辭餽餉攸司實難共二盖人品智愚之既異而物理盈縮之相因人知為闡費匱乏賴以相通臣則懼總計支吾久

將不逮陛下且謂日用如故歲入項虧其可以有立乎  
譬如中年之人氣血豈能與盛年比病證方異而醫者  
謂其充盈取而朘削之使盛年處此亦不可同前日語  
況衰竭者乎強曰藉榮以養衛正恐不日榮衛之俱虛  
也臣愚欲望聖慈早賜別選計臣俾臣專意兵事若或  
委令兼任亦須少存舊規使得永肩一心展布四體誓  
當九殞以報乾坤之大德乃若胸臆所蘊筆舌難窮併  
乞睿照

手奏荆閩事宜

臣無似誤蒙陛下斷由乾造甫令戍嶺倏俟荆食息  
銜恩縻捐難報臣乃者六月六日至治所周咨輿論既  
及兼旬嘗具奏函仰復奎訓已于七月三日附遞投進  
臣本不當再勤聖覽第念機事倘不密則害成人臣寧  
有犯而無隱用敢手陳瞽見塵紊淵聰謹條具于后  
一京湖息襄失守踰十五年眷言興復之圖豈無智畧  
之士亦由量力將以俟機臣竊意陛下興念畀付有

家宵衣旰食不忘鉅鹿為之臣子者詎可置此度外  
臣雖駑下然嘗熟思形勢妄起圖惟用炎天數月之  
工趨漢江一水之泛乘彼斂迹為我進屯奚果任責  
之無人惟恐措置之不力今其嗣位未定骨肉交爭  
倘或事會之可投毋亦拱手而弗顧昔王濬贊伐吳  
之法亦恐吳人若更立主則強敵也今日之事頗類  
于斯陛下何惜不與大臣密議預儲氣力大作規摹  
寧先計而未可輕為毋可為而乃至無具萬一竟為

盜有悔將何追大要當思贖調二三萬之精兵措辦  
年歲間之糧餉器械守具那寬就急急色色稱是悉皆  
布置近地勿泄其機如明年欲圖須今歲當辦區處  
既定然後需時而動衆謀畢協一蹴而成且築且耕  
為必守計此復襄之畧也其餘底蘊未敢盡陳

一京湖所管諸項官軍雖通九萬六千餘人任責邊面  
江面上下數千里秋防在即見議擺布兵之屯江陵  
南岸者如公安松滋安市下沱等共一萬六七千人

距城一江之隔內多北人其屯江陵城內外者共二萬三千人差出老弱皆在其數城外環列諸堡障護一水近二十處邇者十數里或二三十里遠者至一二百里其中分布守把或老小亦移屯焉少者百十人或三四百人多者至千人總而計之共萬餘衆此項所占兵力多矣最是望之雖浩瀾一水決之則散漫平原保隘星分氣勢間斷姑藉此以張形勢讐敵情則可設或寇入則備多力寡能為人累恐不能限



戎馬之足也猶幸前政一新壁壘緩急足以自固耳  
昔光武命吳漢伐蜀進逼成都去劉尚營二十里光  
武聞之大驚恐緩急不相及賊出兵綴漢以大衆攻  
尚已而果然漢亦自謂勢既不接其禍難量并兵禦  
之而後勝此明鑒也以臣所歷淮間瀝湖芍陂水亦  
浩渺彼皆可決維揚堡塞緊在城側我且自毀然則  
水豈足恃堡豈可多陛下試以臣此言叩之兩淮曾  
戰守將校即可知矣雖然連政規畫既定兵屯方嚴

臣今未敢驟更姑循謹守萬一有警却須臨機應變  
別用活法不敢不豫為聖聰告

一臣前所奏外強中乾之事幾若危言上觸寔怒然厥  
證所不難見有識實所共憂臣前所謂處之地用  
之之方盖有二說謂處之地者盖南岸所聚其徒  
實繁稍或誇張必至震動莫若用賈誼衆建少力之  
策近者江水泛漲此軍營寨俱被浸滄是雖天災流  
行不能無暑雨之怨亟加賑恤僅僅相安或謂乘此

水災作朝廷體訪下之制閩俾令遷踏高燥移寨柵  
于江北此一說也謂用之之方者此曹每聞風颺之  
起常有飛揚之心安居無事非其所樂諸葛亮所謂  
住與行勞費等與其蠶食內地孰若推鋒向前如將  
來為修復之圖驅之以為征調之用勝固可喜敗亦  
非憂此一說也二說雖非過人可取之論然亦銷患  
未形之方

一榷場互市遞年夏潦一生南北通買賣用舟載貨用

兵護舟僅可貿易一兩次而止八月以後即不敢往  
矣今年臣之到任已是六月乍到未諳事體本亦躊  
躇適聞北客見在樊城若誤其此來恐後將失信彼  
亦具知易帥深慮違約繼而知臣奉命而至始皆懽  
然蓋以昔在淮壩有曾中馬粗不失信于彼其管場  
頭目遂以書來催促博易臣猥分邊寄非可外交本  
欲謝而遣之以比者恭奉宸謨俾令措置前此兩政  
已與往來若加驟絕必啟怨釁臣已于數日前辦少

物貨專差總管李瑛親往貿易及差兵船防護以往已責令八月半以前竣事而歸司發貨變轉方見其數或謂官自為之莫若通放商旅抽解分數力省而利疾臣來歲倘未罪去別作規畫臣已續具奏聞

手奏回謝御札戒諭荆閩事宜

臣今月十日恭準御札臣熏香浣手端笏祇誦天光咫尺奎畫陸離最爾疆吏之微辱茲睿眷之渥臣感懼驚喜交集于中伏念臣猥以庸謬誤被簡知比當領事之

初恭稟宸謨具奏兵事迂疎弗切上瀆淵聰踏地局天  
正俟鈇鉞敢謂陛下恢乾坤之度取芻蕘之言俯錫訓  
辭申嚴戒飭謂其粗有于本末且令先定于規模細書  
何止于十行明見足昭于萬里有君如此千載一逢犬  
馬雖駑敢不罄竭臣伏讀睿訓前此批去項目乃要務  
鉅節臣蓋以仰遵指授洊具條陳大畧耕屯今歲既闕  
復損前政臨去減額二分收數大虧爾後經營尚賒課  
效例是召民耕佃目前互市貿易秋深水涸不敢復往  
三年後方取課

常年例是八月  
清野即住互市  
新年措置勢用通商

制司本錢有限不若通放商賈抽解

城壁之修復襄漢諸壘固皆在望然取之非艱而守之

不易共圖其實乃可有為徒啟其機却恐無益

前帥今年三月

令張禧戍舊郢州以人少城未足恃禧求去已替之

流徙之招輯南北諸人固幸

相安然所隱之心難盡形之言養成其驕始非一日粗

且姑息患在異時

缺

臣前已一再敷露

其概矣今蒙陛下令以難易先後區處酌斟臣用展底蘊以告臣竊謂京湖十數年來以孟珙之威望膽畧節

固根盤似道之精神力量願指氣使有爵賞以奔走人  
才有金帛以招徠豪傑朝廷每事寬假有請曲從皆足  
以專制一方猶未能修葺一壘今臣起從久廢本乏他  
長獨賴陛下不以庸愚委任責成固當畢力一心上遵  
明訓不當以今揆昔徒費空言然自到任連月之間審  
觀司存今日之勢調度如故氣脉則枯憂責過前運掉  
寢窘以兼總謂通融而今則諸路綱欠蠲放不貲歲失  
茶征近千百萬諸軍券食則分文粒米不可省也夔置



策應已十數年今罷此一司制司歲無二百萬之科降而所謂應接西援者則樞劄行下緩急相應元未嘗追其責鄂無節制近十五年今以漕缺之于事體固所當爾然司存兵財大計舊置分司于彼賴以應接既事權不一勢至掣肘分幕之屬總戎之將皆望望請去而况制司茶利亦自歲失百萬之入天時不偶今歲又無屯田之餘此去之難不言可想是皆臣所謂調度如故氣脉則枯者也至于公朝責任則近得廟堂密諭因聞敵

有窺襄之意今遣調數百人先入為主臣不敢有違見  
因互市已調兵六百人屯于城中強敵相望鄧樊多詐  
巨測孤軍遠戍詎可不憂貿易既歸未知攸繼置司自  
來不任糴事近聞朝廷幾誤以耕屯當和糴既而命糴  
七十萬石臣不敢有違幸因總所以置江西湖南北場  
分亟作收糴及委漕憲相助京湖產米有限况值水傷  
出少食多寧免艱糴本錢弗繼尤懼失時畧舉二三大  
率不易如此而倘使少存事權可以軒輊其屬幙府許

寬于辟士那寄間得以薦人俾共協心固非所慮其或  
邊閫艱難之地動惟有司文法之拘則士大夫擇木而  
依彼見他閫之擢用如是此閫之扞格若斯向捷速而  
今齟齬人將鄙而遠之詎肯樂附其誰共濟哉是皆臣  
所謂憂責過前運掉寢寢者也臣抵戍未久銜戴上恩  
正願少有所見固不敢以事自沮也但得朝廷弗以  
駑駘易制其視前後毋過懲抑畧加假借則邊鄙間事  
亦未有不可為者全在陛下主盟之而已乃若規摹二

字明聖格言倘不思先定之圖而姑為泛應之計是真不可者臣今據司存局面只得以束斂為先以葺理為急至于先後難易則互市之利為易見所合先圖耕屯之事非難行然在後效修復人所難之者然如臣近所密奏亦豈無區處之方招輯人所易之者然如臣近所過憂不可無斟酌之策臣之此心惟明明其鑒臨之臣又恭準聖諭守襄之傳不必問其來否當乘此暇隙亟作家基以互市諭敵人欵其他謀臣仰惟宸算洞燭戎

情已嘗備見于敷陳不謂上合于指縱敵雖聲言守襄  
近據邊報傳聞彼敵人款幹臣者亦五千守襄為憚繼  
欲守樊又傳止欲守裕矣臣皆曾備申密院敵謀甚狡  
彼苟無大氣力決不輕進重地以臣愚料事未可知為  
國良謀機恐易去倘不預為布置大作規模千百孤軍  
等于羈旅烏作家計臣不敢具文應承上欺聖聰也憲  
宗伐蔡裴度贊以斷與不斷之言晉武平吳惟羊祜杜  
預與帝意合惟陛下密與大臣熟圖之臣語言率直盡

出由衷惟聖慈赦其萬罪

回奏宣諭經理

臣恭準三月八日聖旨宣諭經理一事固其時矣須當條陳來上與邇臣熟議臣恭稟睿算即合再具開畫開奏竊念臣自到任以來前後敷陳復襄事宜上徹聖聽次達廟堂中間合用兵將錢糧等事悉已具控近者正以廟論未定嘗遣屬官鄭士鉉赴朝廷稟議繼得其報傳道丞相之意已有區處將則許借呂文德總統兵則

許摘調萬人以助役錢則許科千萬以給用惟糧餉一項蜀米既無指準朝廷未有科撥若得科二十萬石臣當趨那見米應之度皆密啟臣已再令士鉉稟聽規畫轉眼四月進止遲速正當決于此時但為此大役人知其難臣所以仰奉宸謨願効駑力非特慮彼敵之所有亦欲銷我患于未形然而久棄弗取今取必爭利雖居多亦豈無害目前使當為惟征惟築之計事定乃能用且耕且戰之圖事緒孔繁關繫不小若非主盟之堅凝

孰敢任責之輕易臣得士鉉書丞相猶慮浮言之惑恐  
同列之沮觀此則丞相雖合上意他人未必叶心萬一  
始謀勿堅中道而畫却恐貽笑敵人啟釁封疆此不容  
不預以密奏者欲乞聖慈與適臣熟議早賜乾斷俾臣  
得以遵守毋失事機

回奏經理事宜

臣三月二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三月十四日奉聖旨  
令分司財用司支撥十七界官會一千萬貫文付京湖



制司椿管二十七日準樞密院劄子三月十八日奉聖  
旨令沿江制司調遣二千人江定軍都統司調遣三千  
人潭州飛虎軍調遣一千人江州節制司調遣二千人  
前往京湖制置司增添戍守臣已具恭稟回申尚書省  
樞密院外臣竊照朝廷上項科錢調兵蓋將經理襄峴  
邊臣所當遵奉上命圖惟舊疆但襄自丙申失守委棄  
十五六年城壁頽毀灌莽彌望一向揆時度力養威伺  
釁未暇修復臣舊歲此時尚在桂林恭奉宸奎俾復城

壁仰窺聖算意實在茲自後屢得廟堂書必勉臣以經  
畫臣巽懦書生到官未久事非素具自知豈克辦此惟  
以國恩深厚詎敢辭難睿斷堅凝義當竭力去秋蓋嘗  
一再修奏事力則易欲全諉荆襄之事力則難大要得  
糧米一十萬石朝廷及制司各調兵一萬五千人乘盛  
夏以進方可有為臣前後確守制說必蒙天鑒乃若其  
詳悉條目則去冬十一月九日嘗具親劄稟白丞相迨  
至正初未聞朝廷有所區處臣恐日力易失未免委屬

官鄭士鉉躬詣朝廷請命以決可否正此夙夜鞠躬以  
俟圖効犬馬之愚以報陛下繼得士鉉書具傳廟堂指  
授志在必為將則許差呂文德兵則許調萬人錢則許  
科千萬而獨于糧餉一事未有科撥數目臣已驚懼今  
則遣將既愆于素期調兵僅半于元請緡錢雖科尚在  
遙遠糧米至急未見施行即此規畫公朝幾類于易觀  
責之驅馳邊臣豈敢以冒往伏念臣向在淮甸連葺泰  
泗壽三城凡是遣將調兵給糧備械非朝廷悉加之助

則制閩亦無此力然且壽未成而敵已闔泗僅立而敵  
已窺雖備殫固圍之謀猶莫逃挑敵之誘而况襄樊二  
城咫尺宛洛久棄勿取取之必爭今往必得得之貴守  
始至則為惟征惟築之計既定徐為且耕且戰之圖非  
兵何以布置非糧何以贍給始謀勿審後悔曷追此不  
容不瀝血忱以告之陛下也今日日已迫非猶豫之時  
命令既缺放必漏泄于敵在朝廷只得堅持國論以圖  
必成斟酌事勢以濟不及載惟與此大役色色欠闕如

錢楮之未可以數計器械之未可以件名若將若兵日前不敢過有請益惟所急者二事其一臣始謂朝廷科糧二十萬石則臣于總所見運經常券米內那寬就急趨以應用却將所科米補數今既無所指擬後將何以為繼萬一諸屯乏興谷將誰執此項乞速賜應副其二則上流舟師素來踈畧非藉許浦澈浦及下流兵船三二千人由江浙漢上下往來張耀聲勢無以為護糧之助此項乞速賜差調臣除已一面于所部內差摘兵將

整辦聽候外兵之進止惟候此二事以決臣竊計奏徹  
淵聽當在四月初八日以前伏望聖慈亟命大臣速賜  
處分臣于四月二十日以前恭俟回降如蒙由從前請  
臣即當調兵以進并檄諸路之師陸續起發若出四月  
則此事今歲不可為矣傳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惟陸  
下速圖之

出師經理襄樊奏

臣竊惟襄陽天下之脊古今重地南北必爭實為國家

舊境臣猥以無狀自去夏桂林蒙被恩擢首奉奎畫戒以修復城壁為事臣仰體皇帝陛下興念祖宗畀付有家不忘舊物每飯在鉅鹿下圖惟經畫將俟機會臣不揣犬馬之力勉奉鞭策自祇役以來曉夕思慮深恐無以報効中間疊承廟堂指授恭傳膺斷俾竭臣愚臣雖巽懦寡謀到荆日淺揆分義之所在及形勢之相關繆為疆吏固有不容辭其責者前後屢陳修畫惟懼事未能具力不逮心將負陛下隆委乃者三月之末連準朝

命調兵科錢許給糧米臣方此量功慮事若虞機張未  
敢輕發而江黃之師倏築境上三軍將士相與謹傳臣  
恐此聲已至敵國或來此而先據之則重貽天顧憂此  
月十七日又蒙丞相賜書謂已同東西二府奏之上聽  
丁寧勉厲戒以必為臣敢不恭奉宸謨選調師旅乘此  
春哨初退夏潦方生布宣皇靈徑趨峴首已于四月二  
十日庚戌躬率將帥禱告明神就以是日巳時遣行爰  
遵便旨命荆鄂副都統制高達任責經理襄陽城壁總



統諸項軍馬京湖制置使司帳前副都統制晉德同共  
任責經理襄陽城壁專委以防衛之事制置使司屯田  
幹辦公事王登權通判襄陽府兼管幹襄陽制置分司  
總管張禧任責樊城裨禦總管李瑛同任責樊城捍禦  
兼提督權場次委總管王該商確軍事路分李權受給  
錢糧撫幹楊孝錫同僉分司調江陵戒司諸軍飛鶻馬  
軍先鋒軍神擘弩手飛山軍強槍手親勁簇帳軍共四  
千七百餘人則權總管宋永堅路銓康玉鈐路史伯英

馮安忠高彪賀順等分將之安市飛鷲精銳馬步諸軍  
二千人則路鈐張順等將之澣黃洲勇信軍三千人則  
鈐轄韓伯榮等將之鄂州忠義虎翼軍三千人則鈐轄  
管仲才等將之總所勇勝軍一千五百人則鈐轄王鼎  
等將之岳澧常德壽昌松滋下沱公安等諸軍共六千  
八百餘人則路鈐邢斌季和鈐轄盧秀陳堯卿孫應得  
路分曹孝忠李興等分將之共計官兵二萬一千人皆  
是選摘南北之銳以往先是十九日吉文瑫以江黃師

五千人至亦命相繼以發外此諸項兵船共四百隻軍  
哨共三千餘人則先期已委路分翁貴李及仙路將向  
椿年等部押津載資糧自江入漢至于軍行糧餉最急  
臣則幸已節次那趙制總兩司經常糧米自今至郢者  
已三萬餘石入魯淤入沌口將至復州者近五萬石在  
蘄黃九江上下者近十萬石見取澧州米二萬石指準  
潭州米三萬石共約二十三萬餘石臣見委鈐轄熊山  
于州鈐轄徐青運幹汪應時于漢沌口制江幹趙奮夫

路將宋萬年于潭州等處制僉李琪復于州路分梁定  
國于岳州料院戴瑣于鄂州上流自潭下流至江沼塗  
分任催督並令陸續至郢于郢則亦置制置分司僉廳  
專任餉事命權安撫司計議官方文炳主之團集兵民  
輕艘轉漕而上自郢至襄水程七百里素多灘險慮防  
抄截又須計辦陸運以濟不及見委松滋都統司計議  
官鄒琳區處欲檄新沅守聶崇權制機宜鄭士鈗兼董之  
須是八月以前二十餘萬之米悉入襄陽城中除役兵

餉食外存留十萬餘石以餉留戍備至來夏方無遺慮乃若經理之初務要多得竹木以為排杈樓櫓造作等用臣則今春已委陳宗海葉之才等部兵往均房沿流預期採伐近得其報已辦巨木數萬竹亦二十餘萬緘成箛筏只候官軍一到順流而下度必不誤指準臣區區經營之計伎倆止此又慮敵知我師入峴或肆侵軼以乘吾虛以掣吾肘併選調鈐路溫和劉整馬榮孫威董順等各以輕捷之卒布置于沿邊諸山險間叶謀

守將糾率寨戍以備不測繼是師行之後臣惟知率司  
存僚屬別模等盡心力之所至以圖應接已置專行一  
局今鄭士鉉陳元桂管幹亦已面戒高達而下相期協  
力限在兩月要見功緒仰惟上天助順人心思奮庶幾  
披荆棘立官府以期上稱陛下規恢之畧惟是創殘棄  
地密邇醜類今欲三數月倉卒之間復還十五年高深  
之舊百色當辨非財勿行一物不牢前功盡廢荆閩之  
枵虛有素而餉計之應兌已多見糧雖那趨而諸屯將

有不繼之憂諸軍當起發而庫管幾乏可支之鋸衆目  
共視一語不虛暫費勿靳乃可久寧始謀或疎奚免後  
患倘遂僥倖防冬之後便當綢繆嗣歲之圖全望朝廷  
曲賜之扶持不以邊鄙尋常而概視俾得畢力征築徐  
議屯耕仰托宗社之靈獲迓封疆之責臣不勝幸甚繼  
有合行事件續具奏陳

可齋雜藁卷十八